



日寇在周庄的暴行

□ 吴国安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妥协退让,弹压抗日救亡运动,造成日寇长驱直入,一路南下,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占领了大半个中国。

1939年,日寇铁蹄踏向农村,妄想摧毁我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是年秋,高邮沦陷。日伪在县城和几个重镇驻兵把守,频繁下乡扫荡,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虏掠,无恶不作。

我的家乡周庄也未幸免,前后5次遭受日寇蹂躏,是高邮东乡日伪军扫荡次数最多、经济损失最大的几个重灾区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其间,全村被打死打伤6人,其中,枪杀2人、伤1人,刀杀2人、伤1人;烧毁民房43户、大小158间;抢走粮食20000余斤、生猪100多头、鸡鸭数百只;搜刮鸡蛋、鸭蛋、食油、面粉、黄豆、衣服、被窝、蚊帐、凉席、草席等食品、日用品不计其数。

1941年农历四月初,春旱,河床见底。日寇为了打通邮兴公路,一天,向一沟、二沟、三垛方向搜索式进攻。一时枪声四起,火光冲天,浓烟弥漫。澄子河南周庄与三垛近在咫尺,见此情形,当地群众黯然失色,个个寝食不安,如临深渊。估揣一旦三垛失守,小鬼子必下乡扫荡无疑。因此,家家户户都不敢吃住在家中,全部分散在村庄周边,麦田当铺、河坎避身、木船为家,以防不测。

心惊胆颤四五天,心里稍有些松动。忽然,一天凌晨两点多钟,小鬼子真的耀武扬威地来了。枪声和吵嚷声把人们从睡梦中惊醒,一个个吓得浑身战栗,怕得要死,一骨碌从被窝跃起,纷纷出逃,猫腰在麦田墙沟里。

后来听说这批小鬼子,为了追剿中国军人,兵分两路下乡搜查。澄子河南一路从三垛经荡楼、任家、北王到周庄,再沿陈家舍、朱家、许家奔汤庄、河口,与澄子河北一路小鬼子会合。

那天,周庄牛介被烧毁民房4户、12间,周庄河北被烧毁民房两户、6间,几名妇女被小鬼子玷污强暴。

1942年农历五月初,日伪军约一个营的兵力,从三垛下乡扫荡,途经周庄,被民间组织起来的联庄会队员放枪袭扰,小鬼子用机枪毫无目标地疯狂扫射,少顷,在河北东头放火后撤离。周庄牛介被无辜打死两人、打伤1人,其中1人在长林河木桥上中弹坠河溺死;周庄被烧毁民房15户、大小60间,麦草堆1个。看到遇难者和颓垣断壁,粮食、衣服、农具化为灰烬和东一根、西一根被烧得乌漆墨黑的屋梁,有的

我对蒜香排骨产生特别的好感是在以前工作单位办的酒店。当年,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在这家酒店吃饭、住宿。这家酒店生意非常好,很多菜也非常有名,蒜香排骨就是一例。

他们制作的蒜香排骨呈长条状,约4公分长,外表金黄,整根排骨看不到一丁点的黑糊色,可见火候掌握得非常好。所有排骨整齐地排列在定制的盘子里,一股浓烈的蒜香味扑鼻而来,令人垂涎欲滴,十分诱人。

用手抓着蒜香排骨品尝时,既能闻到蒜香,还能品尝到肉烧熟了的油香。放到嘴里,舌尖一舔,芳香四溢,味蕾完全为之绽放。那一刻,只有一点一点地去咬,才觉得对得起厨师们的精心烹任。他们的蒜香排骨,肉既不老也不烂,越嚼越有味。

前几天,儿子跟我说,爸爸,你经常念叨说蒜香排骨好吃,

休息日,去朋友的农庄里玩。到了才知道,不止一拨人,客人很多。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农庄在搞采摘活动。那么多的瓜呀果呀菜的,可随意采。许多人来农庄不是为了采,而是为了拍,拍美图,拍小视频,发抖音,晒朋友圈。

农庄里有好几架丝瓜,那些垂吊在架上的丝瓜,身材好得没法形容。

如果你是一个小小巧巧的女人,建议你不要轻易上前靠近它。没准,它比你硕长。你心理比较强大,才能不伤着自尊。

如果你是一个瘦得不明显、身材不咋样的女人,那千千万万不要和它合影留念,除非你存心想突出自己,贬损自己。人家身材的那苗条,啧啧!

尽管我这样善意提醒,还是有不少客人抑制不住冲动,上前和最长的丝瓜比一比身高和身材。

那些丝瓜,太诱人了。

农庄主人说,她是专门从农科所买回的种子。园子里的许多果蔬、家禽,都有不一般的出身。

丝瓜,乡村最常见的瓜果蔬菜之一,母亲即是种丝瓜的高手。移栽时,在根部窖足了肥,丝瓜藤在架上疯

还冒着浓烟,十多户人家,大小几十口,顿时哭声震野。全村人无不义愤填膺,咬牙切齿,怒斥小鬼子千刀万剐。

同年暮秋,伪乡长李家邦带领100多名日伪军大摇大摆从三垛下乡到各保征收收费,经过周庄遭受新四军侦察人员袭扰。小鬼子一边还击,一边在村庄东北角放火烧毁民房2户、6间。躲在村庄西北角的几户人家,眼睁睁看着熊熊燃烧的大火吞噬家园,又不能自救,心如刀绞。

1943年农历二月十三,驻守在三垛的日伪军又集中一个营的兵力下乡扫荡。上午9时左右,从西北方向路过周庄继续向东推进,打算下午折回三垛驻地。不料在周庄再次遭遇新四军侦察人员和联庄会唐汝生等队员偷袭。小鬼子如惊弓之鸟,一路搜查追杀。当在杨家圩河浜上发现几个隐藏的难民时,其中一个五短身材、长相丑陋的小鬼子,嘴里叽哩呱啦,面目狰狞,充满戾气,准备举枪射杀,走近一看,人数不多且手无寸铁,遂用刺刀捅死2人、捅伤1人。遇难者肚肠撒落一地,十指分离,血肉模糊,现场惨不忍睹。此时,我的曾祖父怀里抱着只有四五岁的我父亲,心里怦怦直跳,斜睨着小鬼子,蜷缩在一旁,幸免于难。

晚上,小鬼子安营扎寨不走了。

翌日,天色阴沉。三垛日伪军又开来了七八条汽艇和10条民船。中午杀鸡宰猪,狼餐虎噬,村庄被弄得乌烟瘴气。下午,毛毛雨越下越密。日伪军在农户家中翻箱倒柜,搜窃大量食品和日用品,其中,粮食20000多斤、生猪100头、鸡鸭数百只以及鸡蛋、鸭蛋、食油、面粉、黄豆、衣服、被窝、蚊帐等零星物品。因避雨,凉席、草席、芦席、雨篷也被洗劫一空。傍晚时分,小鬼子分水陆两路扬长而去。

当人们陆续赶回时,村庄一片漆黑,死一般的沉寂,听不见往日的犬吠声和鸡鸣声。两个惨遭杀害的难民僵硬在家中门板上。全村笼罩在悲痛和愤懑之中。

那一次,小鬼子在周庄糟蹋了一天一夜。

同年农历三月十九,天刚蒙蒙亮,三垛日伪军仍以一个营的兵力到东乡企图围剿分散活动的新四军侦察人员。因周庄地形独特,三面环水,易守难攻,下午5时左右小鬼子又屯兵周庄,伺机抓捕我地方抗日武装人员。住了一宿,无果而返。

前后一个多月,日伪军两次扫荡,老百姓家中值钱的东西几乎殆尽。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回眸那段杀戮无辜、艰难困苦的年代,我的叔祖父、耄耋老人吴有美至今记忆犹新,百感交集,时常跟我们念叨:“小日本在周庄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们世代代都不能忘记。共产党是我们的大救星!”

蒜香排骨

□ 谢文龙

排骨腌制15分钟,腌好后把整盘的排骨和调味料一起用中火蒸30分钟。蒸好后,热油,并在油锅内放上蒜末,当油有五分热的时候,把排骨放下去炸,表面变色后起锅,把油和蒜末倒掉,重新倒油,加热到七成时,再把排骨放下去,等颜色略呈金黄色时起锅。

当我把花了近一个小时做好的蒜香排骨端上桌时,儿子立即说道,真香,真香。恰似我当年见到蒜香排骨一样,难道吃货的天性也遗传么?

我尝了一块,感觉还行,不仅颜色鲜亮,味道也不差,蒜香特别浓郁。

丝瓜长长

□ 张正

疯地爬,爬到哪,果实挂到哪。母亲最喜欢的丝瓜,正是这种细细长长的;最讨厌的,是粗短矮壮,有大肚子的。

长相好的,母亲小心翼翼地剪下——必须用剪刀剪,怕拉扯伤了瓜藤——担在竹编的筐子里,挑上街卖;长相不好的,留下自家食用。若是都挑上街卖,最后剩下的,一定是那些长相不怎样的。

夸丝瓜有姿色,母亲有专门的话:“有卖相!”

这个农庄里的丝瓜,有姿色,却不是“卖相”。这里的丝瓜不卖,是专门用来看、用来采、用来自己做美味可口的农家菜的。所以,看到长长的丝瓜一根一根地被采摘下,急得我一次次地提醒农庄主人:

“一定要留一两根最长最长的,永远不让碰,让它长、长……”

让它长成一道风景。蔬菜换季了,它在飒飒秋风中摇曳,在冬日寒风中风干成永恒。

丝瓜最简单的吃法,是氽鸡蛋汤。农庄里的鸡是散养草鸡,生下的蛋口味正,香得很,配上碧绿碧绿的丝瓜,真是秀色可餐,新鲜爽口。

看丝瓜,是看风景,跟品尝美味一样有趣。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认识国禹兄三四年了。记得我还在《诗刊》当编辑的时候,在邮箱里看到他投来的稿件,凭良心说,作品并没有惊艳到我。我们交往这几年,交流得最多的话题是诗词创作。眼看着他诗词发表,眼看着他诗词获奖,眼看着他诗词结集出版,我由衷地替他高兴。才几年时间,取得这么长足的进步,应该是得益于他的几个方面:

首先是得益于他的聪慧。

诗词不仅有严格的格律要求,而且需要形象思维。国禹兄在这方面应该说是有些天赋的。比如《荷塘即景》:

婷婷荷叶叠,风动粉莲开。

锦鲤随波跃,蛙声踏浪来。

蛙声踏浪来——蛙,水生动物,其声,鼓一阵歇一阵,一鼓一歇,有如波峰谷底,由远及近,真真是踏浪而来,把蛙声拟人化,既符合蛙活动于水中的习性,又符合其声鼓动的规律,形似神更似,这便是形象思维的最高境界。这种形象思维的能力,更多的时候是需要天赋的,与后天的努力关系不大。有时候我们评价某个人是天生的诗人,也是基于此。在这里,我也要提醒国禹兄,虽天赋异禀,亦不可轻负。其次是得益于他的勤奋。

认识国禹兄以来,就没见他消停过,三天一首,两天一首,写个不停。于是忍不住劝他:诗不宜多作,诗思犹如水库蓄水,天天放闸,水流自然就小,冲击力不够,激不起浪花,引不起共鸣。这一点他倒是挺认同我的,于是写诗的数量锐减,但他又向质量挺进,开始打磨每一首旧作。如果把每一首旧作与新作进行对比,从炼字到炼句,再到炼意;从对仗的宽泛到工稳、从语言的俗熟到古雅、从结构的杂乱到有序,分明可以看到他的成长过程。国禹兄也有工作,也有家庭,如果不是没日没夜地挤压休息时间,是不可能短时间内取得这么多成果的。

再次是得益于他的人生历练。

我与国禹兄交往的时间不算长,对国禹兄人生经历的了解,完全来源于他的作品。他的诗,辑名《贴地飞行》,我觉得特别适合他的人生。

第一个特点是“贴地”。国禹兄1998年单位效益不好,买断工龄,远赴新疆等地打工,一直在社会底层谋生、打拼,对底层人的生活、生存现状,他是最有发言权的,所以他的作品一直就贴着大地。大地之上,悲欢离合,人生五

人生是很有趣的。1937年,汪曾祺高二,江南烽烟四起,江北在危急中,他从江阴南菁中学回家,同祖父、父亲等往高邮的庵赵庄避乱,随行带了《沈从文小说选》和《猎人笔记》。汪曾祺说,说得夸张一点,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

1939年,汪曾祺辗转取道上海、香港、越南到昆明,在西南联大遇到在书中认识已久的恩师沈从文。他师从沈从文、闻一多等。他读书,读老师的书,满世界能够人他眼的书,他都会如饥似渴地读,一边读,一边闻着从翠湖飘来的水汽。那份水汽苍翠悦目,让汪曾祺终身难忘。

他喜欢归有光,喜欢诗词,喜欢屠格涅夫,喜欢海明威,也喜欢乡土文学泥土芬芳的话语。喜欢在《东京梦华录》里找乡俗民情,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的抒情诗,他岂能放过。

我们如果列个书单,恐怕汪曾祺的书单上是比较杂的。如同野鹤瞥见溪边菌菇,如同闲云照见花间野菜,全收也是惬意。书读得杂,人的思想不乱,老爷子的思想忒清。他就是他,他的审美,他的文笔,他的人生,他和沈从文一辈子的师生深情。但他没有忘记从老师的臂弯中出来,形成了他自己。

1980年,他将40多年前的梦写成了《受戒》,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比较集中、系统地重新读了老师沈从文的小说。百花齐放的宽松气候,让他沉淀很久的美学感情激发出来,被捆绑的东西卸下了,他于是鸢飞鱼跃起来:写出美,写出人性,写出健康,他终于写出了英子、巧云等光彩照人的形象。

且不说他的人生际遇,就说

蛙声踏浪来

——序黄国禹诗集《贴地飞行》

□ 刘能英

味,世情百态,都在他的笔端有所体现。比如《致我的民工兄弟》:

临行茶代酒,闯荡去天涯。

酷暑身心累,寒冬手脚麻。

虫鸣枕边月,梦醒泪中花。

莫道乡思苦,时时不忘家。

再如《闻诗友天许兄别江宁有感》:

连夜廉纤涤暗尘,几多感慨几多春。

千言难把缘情叙,同是他乡漂泊人。

又如《与磨刀老人对话后有感》:

走街过巷卷横肩,吆喝声声暑日煎。

两鬓秋霜风雨里,心愁已近古稀年。

对闯荡的民工兄弟的叮嘱,与同是天涯漂泊人的离别,与年近古稀的磨刀老人的对话,关心与悲悯,跃然纸上。

第二个特点是“飞行”。他的作品不仅“贴地”,接地气,向低向下着手,更重要的是“飞行”,向高向远处着眼,这应该是跟他的工作有关。国禹兄干得最多的活是平地起高楼,起点低,立意高。比如《庚子年寄》:

翻开台历触情弦,随手撕来作素笺。

欲挽流光驻心底,难书往事在跟前。

三千客路鸿飞捷,几度春秋梦已圆。

久立庭中挥画笔,梅花一树寄新年。

再如《望海潮三垛印记》:

三阳河畔,千年古镇,平畴处处风光。

河网纵横,烟波浩渺,莲池晴暖花香。旧事阅沧桑;岳飞三战捷,胡马魂伤。抗日军民,伏击倭寇远名扬。

少游故里碑碑,远朋骚客至,陶醉诗乡。生态小康,廉风漫卷。机场高速繁忙,水运接京杭,连镇扬高铁,穿越长江。不忘初心愿景,做足大文章。

这也应该是他的人生态度。不管起点多么低,始终保持一颗向上的昂扬之心。

《贴地飞行》的特点还有很多,我不再占用版面,也不再占用读者的时间,就此打住。也许有的读者已经听到蛙声踏浪而来,迫不及待地直奔正文去了。

与你喜欢的书真的相遇

□ 陈庆丽

他读沈老师的书,他几乎用了一辈子的时间。我们不窄化自己的视野,但是我们一定得有自己的选择眼光。相信少年、青年和花甲的他,每每读到老师的文字,心中的奔涌之潮一定不尽相同,这就是阅读的再生意义吧。当阅读与一个人的生命的生长盛衰密切相关时,你真心会想,这对师生故乡的河流在地下的某个接壤处是相通的吧。

无独有偶,一个广丰毕业的女孩跟我聊,说她从小学到大学喜欢的书。

在郭敬明之前,她突然就喜欢了韩寒的文字,不是文字有多么优美,而是韩寒敢于表态,仰慕他的率性和充满锋芒的性格。从小说到杂文通通拿下,女孩自认为也是韩寒的粉了。我问她粉意味着什么?她说觉得粉一个作家就是把她融入生活,想做一件事情,会先想,如果是韩寒,他会怎么做。

阅读吧,就是这样的不期而遇吧。当一个人爱上一个人的文风时,他其实就是找到了与自己最适配的人。我又好奇,我们中华民族有很多的经典著作,你会狂热地喜欢,成为粉吗?她说,会。《红楼梦》,她已经读了四遍了,经典的书肯定有它的魅力。她在读张爱玲,她觉得张属于文采绚烂的作家,总感觉张写小说带有一种冷眼旁观的理性和高度。现在她爱读鲁迅先生,爱先生凝重的思想以及有趣的灵魂,看他的文章使人有一种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

世界很小,我在无锡广丰遇到的这个女孩与我竟是同乡,她家在高邮临泽。偶然的家访,让我看见她蜗居的小房间里,白墙壁上竟然跳跃着各种励志读书的话,或铿锵或沉静,都是神句,刹那间觉得小屋通体明亮。与这个世界相遇,她在用真心对待青春道路上遇到的每一位贤达、智者或是偶像,与他们的文字交接,与他们的理想相逢,血里似乎流淌着作者的血,成为共鸣者。

繁华世界,不迷离双眼,有真正的理解,不在彼岸不在云端,人生真是有趣。